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龜 第一一五回 看馬戲忽逢蕩婦 聞獅吼驚散鴛鴦

且說那個後來的洋人和那塗臉的洋人講了幾句話，就去扒在地上，扒得伏伏貼貼的，四平八穩好像個烏龜一般。那個塗著花臉的洋人便搶步過來，一個筋斗在他背上打了過去，接著又是一個筋斗打過來，跳來跳去的跳得□分高興。忽然地上的洋人跳起身來，照著翻筋斗的臉上就是一掌；只聽得「拍」的一聲，翻筋斗的「撲」的跌倒，睡在地上不肯起來。秋谷看了□分好笑，一班看客也都拍手。

等了好一回，那塗臉的洋人方才在地上扒起來，不知從那裡取出一枝點著的紙煙，放在口中慢慢的吃。裡面又趕出一個洋人來，對他連連搖手，叫他不要吃煙，不由分說把他手中的紙煙搶了過去，往地下一擲。那塗臉的洋人候他走了，又取出一支出來放在口中；又趕出一個洋人來奪了過去。一連奪掉了七八支，也不知他在哪裡拿出來的。到得後來，四五個洋人都走出來，把他身上藏的紙煙一古腦兒都搜了出來，長長短短的，也有一二□支。那裡知道這幾個洋人剛剛轉身，這個塗臉的洋人不知怎樣的又取了一支出來，一面吸著，搖頭晃腦的甚是得意。那幾個洋人正要搶時，不料他在腰間取出一根三節棍，隨手亂打。大家被他打得急了，跑進去拿了許多軍器出來，什麼腰刀、鐵叉等類，混打一場，把他趕了進去。

隨後又有一個少女騎著一匹黃馬出來，身上止穿一層絕薄的緊身衣褲，都連在一起，遠遠望去，好像不穿衣服的一般；馬背上也沒有鞍轡，四圍繞著戲場亂跑。

那女子在馬上或坐或立，或睡或跳，顛顛倒倒的做出許多身段。只聽得四圍一片拍手的聲音。

一套做完，只見推出一個虎籠來，就在場上用鐵欄四圍護住，兩個洋人開了籠門，把個老虎放出籠來。兩個洋人便百般的和他頑耍，一會兒把頭放在他的唇邊，一會兒又把手伸進他的口內，看的人都替他捏一把汗。

這個時候，章秋谷覺得這個頑意兒沒有什麼趣味，便抬起頭來細細的打量那些座中的婦女。打量了一回，見雖然有幾個面貌還好，卻都不過平平常常的，算不得什麼傾國傾城。看到西北角上的一面，忽然見兩個俊俏大姐擁著一個少婦，頭上戴著滿頭珠翠，只覺得珠光奪目，寶氣照人，雖然相貌平常，卻生得體格風騷，神情流蕩，眉梢眼角大有風情。秋谷見了，未免回過頭來多看幾眼。那少婦見秋谷看他，便也賣弄精神，把一對水汪汪的秋波只顧望秋谷這邊溜來。

秋谷正呆呆的看，忽然被陸麗娟用力在身上擰了一把。秋谷被他擰了一下，猛吃一驚。回過頭來還沒有開口，陸麗娟早附著秋谷的耳朵低低的說道：「耐格個人實頭少有出見格，搭別人弔弔膀子還勿要去管俚，啥格戲子格餅頭，耐也吊起膀子來哉！」秋谷聽了，只說是陸麗娟有心吃醋，方才說出這樣話兒，便也悄悄的回答他道：「你又不認得他是什麼人，怎麼知道他是戲子的餅頭？」陸麗娟又低說道：「耐格眼睛到仔陸俚去哉？耐自家看哩！」

秋谷聽了，連忙再往對面細看，果然見斜刺裡頭還坐著一個少年男子，也在那裡和那少婦眉來眼去。那少婦一面對著章秋谷笑盈盈的飛個眼風，一面又喜孜孜的和這個少年男子打個照會，竟有些左顧右盼、應接不暇的樣兒。那少年男子坐在那邊，見了章秋谷這般模樣，心上□分不快活，睜起眼睛望著秋谷。秋谷仔細看那少年男子的樣兒，分明是桂仙戲園的武小生柳飛雲。見他朝自己怒目而視，心上自然明白，不覺甚是好笑，卻又自己心上暗想：「世上竟有這樣風流放誕的婦人，雙管齊下的弔膀子，未免有些過分了！」想著，便別轉頭去不去理他。在身邊拿出表來看了一看，對陸麗娟道：「差不多已有□一下鐘，我們大家回去罷。」

陸麗娟還沒有答應，忽聽得對面有個女人的聲氣叫聲「阿呀」！接著有幾個人人都亂嚷起來，又夾著大家哈哈大笑的聲音。章秋谷不知道什麼事情，連忙舉目看時，原來那個鐵欄裡頭老虎忽然要撒起溺來。那馬戲的戲場，原是在中間划出一個大大的圓圈來，就算是個戲場。圓圈外面四週，都是排的一層一層的椅子，最近椅位就算頭等，略遠些的便算二等、三等。那坐在頭等的，和那戲場的圓圈不過相離四五尺地方。偏偏的這個老虎走到圈邊，掀起一條虎尾撒起溺來，好似那一道飛泉從空直瀉，直射出去七八尺遠。剛剛的把那位少婦和坐在兩旁的兩個大姐，還有坐在一起的幾個女子，都濺得一頭一臉，脂粉淋漓，衣裳濕透，連口內也濺了好些。這班人都是愛潔淨的，怎禁得住這樣一來？大家都叫聲「阿呀」，又羞又恨，恨不得要哭出來。一時卻又無可如何，只好把手巾去頭面上亂指亂抹，那裡抹得乾淨。一班看戲的人見了這般光景，忍不住大家都哈哈大笑，只把這幾個女子笑得無可如何，哭笑不得。出來的時候，原想倚著面貌出去出個風頭，如今倒反出了這般的大醜！

沒奈何，只得掩著臉兒急急的往外就走。武小生柳飛雲也緊緊的跟著出來。

章秋谷看了，也不覺□分好笑，便也同著麗娟和春樹、小寶四個人一起跟在他們後面出來。只見兩個大姐扶著那少婦站在門口，見了小寶連忙別轉了頭。小寶也只作不曾看見，卻低低的向秋谷說道：「耐阿認得俚？就是康家裡格姨太太；勒浪外勢軋餅頭，軋得一塌糊塗。底子也是信人出身，叫王素秋。格辰光為仔搭倪搶客人，吵仔一泡，一逕到仔故歇，有辰光碰著仔倪，還是格付架形，耐想阿要好笑！」

秋谷聽了點一點頭，心中想道：「原來這個寶貝就是康已生的姨太太。康已生在江西巡撫任上，也不知弄了多少造孽錢，自然該有這般的報應。」說著，早見兩個穿著號衣的馬夫趕過一輛絕精緻的橡皮轎車來，那位康姨太太還回過頭來對著柳飛雲看了一眼，使個眼色，方才上了馬車，一路回到虹口康公館來。

康姨太太下了馬車，急急的回到臥室。那些丫鬟、僕婦見了他們三個人都是這般模樣，身上衣服一齊濕透，面上的脂粉更是斑斕狼籍的，一塊紅一塊白，好像個妖怪一般，大家吃了一驚，不敢動問。康姨太太一肚子的沒好氣，發洩不來，一面忙忙的換了衣服，打水洗臉，一面打雞罵狗的鬧了一回，眾人都不敢開口。康姨太太洗了一次，還恐怕洗不乾淨；又換過一盆水來，把上好的香肥皂在臉上細細的擦，擦了又洗，洗了又擦，一連換過了三四盆水方才罷了。正還要叫娘姨打開頭髮也洗一下，忽然一個念頭，便問眾人：「老爺到那裡去了？」眾人都說在內書房。康姨太太聽了，便不管頭髮不頭髮，霍的立起身來，吩咐眾人不許聲張，自己一步一步的悄悄走到內書房門口。先側著耳朵一聽，果然聽得裡面有人在那裡低低的講話。

康姨太太聽了心頭火起，不由分說，竟自直闖進去。

這位康大人，平日原怕這位姨太太的，今天知道他去看馬戲，要到□二點鐘回來。這個時候只有□一點三刻，算定不得回來，正攙著個年紀很輕的蘇州娘姨在那裡密密切切的說話。不料一時間這位姨太太走了進來，兩下都大吃一驚。這個娘姨見了姨太太進來，嚇得魂不附體，連忙飛一般的在後面逃了出去。康大人目定口呆，坐在椅上一句話都說不出來。康姨太太眼睜睜的看著康大人，看了一回方才把兩個指頭狠命的往康大人額上戳了一下，咬著牙齒道：「總是這樣偷偷摸摸的性情，死也不肯改的！這樣的一把年紀，還有什麼臉見人？」康大人聽了只得陪著笑臉道：「你不要這般多心，我和他又沒有什麼別的事兒。方才不過和他講幾句話，你又何必這般動氣？」康姨太太冷笑一聲道：「虧你講得出這樣的話來！一個做主人的，為什麼要和娘姨幹這些鬼鬼崇崇的把戲？也有這樣不要臉的人來勾搭主人。有你這樣的主人，自然就有那般的賤貨！」說得康大人閉口無言，只是老著臉呵呵的笑。

康姨太太數說了一回，便要連夜的把那娘姨趕出公館。康大人覺得心中不忍，只得再三替他央告，涎著臉纏了一回，只說：「這會兒為著這件事情趕他出去，人人有臉，樹樹有皮，萬一他臉上下不來，逼出些意外的事來，我們雖然不怕，卻也何苦呢！不如只當沒有這件兒，過幾天借一件別的事情叫他出去，豈不乾淨？」

康姨太太先還不肯，當不得康大人苦苦的攔著，只得罷了。

列位看官，你道這位康大人是個什麼人物？原來就是在下做書的在第五集裡頭講的那位康已生康觀察。這位康觀察自從捐官以後不多幾年，他那位老太爺就得病死了。康觀察丁了三年的艱，在家裡頭沒有什麼消遣，又不好明公正氣的嫖賭，只得悄悄的叫媒

婆和他做媒，娶了兩個姨太太。又把自己家裡的一個丫鬟名叫彩雲的，收在房裡也算做小老婆。這三年丁憂期內，只成日成夜的和這幾位姨太太滾在一起。

好容易盼得三年服滿，便趕進京去，要想走了門路，去選個好好的缺。正是：

膏粱子弟，不知稼穡之艱；紈綺郎君，忽起簪纓之想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